客舍偶聞

客舍偶聞序

客長安見貴遊接席必屏人趣膝良久人不聞須臾廣坐寒暄而已徼以道上所聞唯唯謝弗知廷有大事卿寺臺省集禁門其中自有主者羣公盡尺一而退咸諾諾議更寘大吏冢宰不得聞有所調發司馬不知羣公優遊無事日置酒從容諸小臣相聚博弈連晨夕或達旦失朝會始以病告當事亦不問以是聞

見甚希然時時遊於酒人豪士間抵掌談世事無所
諱突梯者又姑妄言之足以新人聽雖多耳食徵其寔
亦十得五六更盡以所見隨筆記之曰客舍偶聞云

康熙戊申九日淮南彭孫貽羿仁氏書於通津舟次

客舍偶聞

淮南彭孫貽羿仁氏著

萬歷時李之藻徐光啟知歷律稱經緯漸差宜脩改大統歷然未有要領已而西洋歐羅巴人利瑪竇泛海至中國瑪竇博學多材藝居香山島讀書三年盡通中國語言文字携門人湯若望艾儒畧陽瑪諾畢方濟等十二人入都瑪竇精天文律歷諸法光啟等

與言皆以為不如因上書請令西人參歷法詔許之瑪竇以西洋歷法論改歷事著書未竟而死若望等續成之名崇禎歷書歷未成而為草　世祖定北京遂用之名時憲歷推步七政分候節氣較密於大統歷然中華知天象者私測七緯猶以為未盡合晷刻然較舊法為差近錫以楊光先好為高論大言稍通歷法與同郡吳明烜善明烜自謂知歷每言若望歷短

長光先閒之大喜用其言疏攻若望　世祖命候水
星於靈臺若望歷無差光先所推未合延下光先明
烜于獄良久釋之　賜若望號通元國師　賜一品
服其歷乃無敢非者　世祖賓天四輔為政西人遠
來數萬里不治生產皆擁厚貲服食華贍人疑其有
鉛汞術滿人既衆瞯之光先明烜皆徽人有力交關
其中復理前說更於靈臺驗交食則光先所測與

回回歷分杪不合惟若望無差無以罪之 世祖大葬
今上大婚若望所屬卜日光先乃變其說攻若望
謂變山洪範五行之書唐人以惑突厥名曰滅蠻經
若望侮上不臣敢于用之又歷日 天朝大典冠以
西洋之法以 天朝隸之西洋也乃寘若望於旗下
奪其貲坐其屬宋可成李祖白劉有發朱光顯等以
大辟廢其歷仍依大統歷式惟去初一初二等初字

為一日二日康熙七年歷用光先等說五官正戈
繼文所推也知天象者皆以為外金水二星推步尤乖
遂別用主簿陳聿新所推康熙八年歷頒於各省監
副吳明煊奏戈繼文所推七政金水二星伏見度數
差之甚遠陳聿新所推民歷七政歷未經測驗亦
有差錯惟職歷法與天象相近請自八年始推測七政
經緯纏度五星淩犯日月交食務求合天四年之內

註成細書以垂永久九年以後民歷七政歷皆爲明
烜推算進呈頒行如有差錯甘罪不涉同官章下禮
部集滿漢大臣會議不能决禮部仍召明烜繼文聿
新等議繼文稱測驗必須十年聿新稱歷七八年方
能合天禮部尚書黄機奏繼文所算金水二星差錯
太甚聿新所算差錯未經測驗明烜七政歷與天相
近理應頒行但聿新所算已酉歷樣七年四月内已

頒各省令明煊之歷節氣朔望弦日月五星過宮時刻與先頒歷不同不便一年之內頒行兩樣節氣歷暫用舊新所算八年之歷八年以後俱交明煊推算頒行仍令欽天監堂上官會同四科官員日夜上臺測候日月五星行度四準之內務正合天著成歷法奏
旨如部議歷法重典以敬天務以授民時其後天時俱殺無赦西人法既盡善改其題署之失正之

可也若望誠有罪罪其人不廢其術也譬之國史遷以腐廢固以黨死曄以逆誅史漢諸書固不廢也繼文聿新非昧則謬急宜改正乃以一年兩頒為悼姑存舊謬誣民甚矣前頒既謬始頒後歷豈令民兩用耶但人欲節省不顧國體宗伯省謄司再刊之費深遂人所好大可怪也

世祖在攝政時時在關外深自韜晦遨嬉校獵漁獵

鄙事無不為之攝政安意無精得以善全蓋自冲
年善於用晦如此
黄帝有明堂經偃側人形圖明堂孔穴圖背鍼灸書
也太醫院古銅人宋元遺製依明堂孔穴鑄殺以驗
針師宣德時江南淩雲字漢章號神針宣宗召試太
醫院糊銅人孔竅試之淩雲七十二針無遺穴乃補
御醫銅人歷年既久光瑩毛髮　天兵入都院中人

員流散光祿寺侵𨻶地以自廣徙銅人於醫王殿銅人時現形故地見者多疾病一日殿中無故火發殿燼銅人不損光祿急返侵地建室安銅人病者乃愈

隸牛彔下人稱之曰包衣牛彔包衣者猶人之投胎也范公名某歷相三朝　世祖為捐金一萬贖之本旗牛彔始脫籍

九月朔　駕出東直門迎鄧將軍神主入大內黃幄

列輦前　上親拜祭詢諸故老鄧將軍何人乃勞
萬乘躬祭或曰將軍島帥毛文龍部下善鬬戰沒
有神靈立廟島上　太祖起兵時戰急甚危來庇於
神顯靈脫於難立廟遼陽每祭必先之元旦亦先必
謁廟躬奠致敬否則宮中時時為厲或曰將軍明之
有功將帥戰沒海上者也考明將帥死遼事無鄧
將軍其人者萬歷征朝鮮副將鄧子龍數有功戰

死海上豈其神耶將軍英烈没而有神固宜
蔣修撰超按學順天八旗子弟應童子試者五百人
入泮六十餘人旗下三十七漢八二十六修撰語查
給諫培繼曰初謂旗下無文章不意成章者二百餘
卷取之不盡入泮外尚有三十卷皆遺珠也第二名
蔡某係漕督蔡公士英之孫侍郎毓榮之子神童也
年十二五經古文皆通一日可就十餘篇莫謂旗下

無奇才入泮滿洲六人蒙古一人破天荒矣侍郎課子甚嚴經史日有程寬意檟楚立施旗下課子如此吾輩有子不教可恥也

禮垣粘公本盛丙午典試滇南平西藩下諸生五百選二百人送棘闈一士年八十請與試平西以老不許固請曰生自束髮舊志雖老不少衰功名遲速有定王亦何惜一席地令志士齎志不遇乎王不得已

并送之諸官見此老生無不揶揄之受卷官視其卷文既無疵字亦楷細異之揭曉日拆卷至三十四名老生竟中雋矣無不拊掌稱為佳話

墨勒根王初稱攝政次稱皇父繼而稱聖旨王即無成謀擁戴者駸駸騎虎難下適大同堅守九王親赴行間道病而殂其事甚祕人不得而詳也胡良輔與索尼蘇克撒哈等合謀盡誅九王子孫滅其門焚王

骨揚灰　世祖始克親政

六月十七日戌時地震督撫入告者北直山東浙江江南河南五省而已聞之入都者山西陝西江西福建湖廣諸省同時並震大都天下皆然遠者或未及知史册所未有諸督撫疏唯浙督趙公廷臣引咎請罷最得大臣之體今年長庚屬地太白經天洪水犯都城地震徧海內旱蝗水潦萃於半載之中以致

聖主宵旰憂勞在古天變日食往往貶斥大臣或至
賜死以塞天譴今之三院九卿宜上章引罪修省求
言以補缺失乃靦顏自若臺省緘事寂然豈不有
負國家養士之恩耶
巡撫劉芳躅疏報山東地震濟南等六府所屬武定
平陰曹縣濟寧博平冠縣館陶范縣朝城九州縣
城垣房舍人畜無傷沂州莒州郯城安邱四州縣被

災最重死傷最多郯平萊蕪單縣魚臺嶧縣
益都沂水蒙陰高苑諸城昌邑濰陽十三縣次之
沂州地震徹夜搖動如雷官廨民房廟宇城樓墻
垛盡倒僅存破屋一二人不敢入河水暴長城中上無
寸椽下無片地男女死者不計其數存者帶傷抱
男携女逃奔無地晝夜啼號
莒州地震如雷連日不止馬耆山崩四散五廬

固山劈裂一半十三層塔一座亦劈一半閻家固旋風
朵科羅朵馬齊山大山各裂一半城內四鄉徧地縫
裂或寬一尺二三尺或長數丈百步數百步亦有十
字形裂者城東南沐河東崖裂縫寬三尺自官莊至
葛湖長十五里裂處皆湧土擬沙湯流黃水城東北井
二口噴水高三尺北門大街井噴沙水高四尺水止
井乾官民房屋寺廟監庫城垣俱倒六房文案沉壓

泥水無存周圍百里並無存屋壓死州衛男女十八人軍衛二人粮衛三人捕衛七人學官衛一人打死駐防千總趙銓腦破身亡紳衿兵民死傷不計其數二十七日霪雨不止平地水深三尺田禾淹沒地震至今不息

郏城縣報地震聲若轟雷勢如覆舟城內四關六百餘户盡倒死者百餘城垛全坍周圍圻裂城

樓傾盡城門壓塞自夜徹旦總督衙不止監倉衙庫無存烟竈俱絶暴雨烈日官民露宿無依馬頭集為通商辦課所賴商賈雜處房屋盡塌壓死男婦千餘四郊地裂穴湧沙泉河水横溢人民流散

安邱縣申六月十七日戌時大雨天色陰慘有聲如吼地下聲若巨雷空中如奔萬馬地動如簸如顛一時數次城垣官舍瓦房草屋鄉城數十萬間盡行坍

塌壓死生員高械居民殷承之等數百人破頭折肢
未知死活者亡算沿河地裂湧水井中湧沙連
日大地顫搖房屋陸續傾倒近所未聞史所未載
傾塌察院大堂壓死四京迴海大人頭站披甲一名
海大利一人走脫無恙
泰安州申七十日戌時白氣冲天天鼓忽鳴地隨
大震聲響如雷食時方止戌末微震二次亥時

微震二次十八日辰時微震二次亥時同
萊蕪縣申地大震數次聲響如雷地形陷穴
霑化縣申地震聲響異常鐘鼓皆鳴動搖如舟
行水上不能站立鄒縣申戌時西北有聲徧地大
動城東葛鑪山劈裂數十丈
博興縣申十七日戌時天氣晴明滿天星月并無
布雲忽然降雨天鼓響亮地動良久民房倒塌

無處藏縣

諸城縣申地震如雷食頃不已衙舍民房如布帆裊裊立刻傾圮十分之九壓死居民不知凡幾號哭相聞頃而復震至再至三

蒙陰縣辰戌時大震聲響西北而來大搖大動站立不住官廨城墻民房一時倒塌死傷頗多次日巳時未止城東八里山脊開水高四尺城北二里南竺院

亦如之

日照縣申十七日酉時閧聲西北而來平地反仄山嶺震揺房屋十傾八九粮倉壓損文卷震塌民無棲止田禾淹没

平度州申戌時西北起聲響如雷東南而去摧塌民房無數城垣震裂地晝水出臭濁不一

海豊縣申戌時地震作聲其響如雷烟氣瀰布

旋復地震房屋搖蕩士民驚奔露宿樹木披拂將
偃雞犬鳴吠不休自戌抵亥方止
滕縣申戌時地忽震動聲如雷吼形如將覆之
舟搖撼數次經時方止死傷甚多
嶧縣申地震黑氣如雲大吼如𡁜城鄉房屋十傾
八九自戌至卯大震三次小震不計其數居民損
傷甚多

魚臺縣申地震如雷聲響不絕士民多至仆地
衙署一時傾倒城垛倒壞千餘城坍百餘丈宛然
邱墟廢邑也倒草房瓦屋四千六百餘間樓二百
餘座壓死男婦一百四十名
髙密縣申亥時地鳴有聲雷震兼作大震二次
丑時震三次倒城垛一百三十四個城樓十座縣墻
倉獄各官衙門六房并民房震坍甚多儀家村

一泉湧出圍圓八出水流平地至晚方消
昌邑縣申二更地震聲響如雷官署民房十倒
八九被傷者難以計數東西北鄉近河處所多地
裂水湧或三五尺寬或二三丈長俱湧青黑水
並黑沙草現存又有凹陷三尺深各井俱滿
即墨縣申六月霪雨連綿平地波濤汎漲田禾
淹没民居泥塗十七夜二更天雨未停地震復

至地勢如酒醉人形城垣猶天劈地裂城垜猗守

文廟監倉俱倒民房倒塌無数

青州營恭將錢富民報青郡地震四角樓俱倒

警鋪五十二座俱傾東北二城門發圈皆裂武備

庫二門俱傾倒官民房屋九千四百餘間兵房八

十餘間

靈山衛千總張名禄報戌時天降大雨雷電不

止地動顛倒五鼓方休兵民房屋十坍八九城墻垛口蕩平四門城楼無存兵丁多傷埋壓喊叫掘出日餘方甦目下兵民各居野地蓆棚遮身泣不絶聲以上摘自全抄或中文善於形容或變異足為驚怪聊舉十一以見地震之希有

東撫初奏已詳飄清書者憚於全録部臣亦厭言災異節去州縣所報略概撫臣看語奏聞廷

諭藉藉東撫再疏始奉議卹德音內遣二章京踏
勘山東章京入東境見城郭人民之亡恙者謂奏
報之非寔撫司大彌縫之乃無言又東撫臚報極
詳然尚有奏報所未盡者如鄆城李家庄一鎮並
陷凡數千家不見奏中有客自李家庄來者
未至里餘臭不可聞一村俱死無收瘞者復前
數十里寄村媼豕牢下宿遂忍饑一日又浙之

齋奏者過李家庄四人共入一店一人起如厠屋崩急走一桌下幸而不死已斷一足

柯給諫聳云鄉人自南來逄地震旅店逃出不死過一井因渴思汲飲之井有聲水湧起急走避之水溢四流須臾而止更趨視之沙湧塞平井口竟起成堆又有過莒州者云州守一門壓死守偶露處幸免明日獨乘一馬狂走喘不屬至一

寺數椽偶存下馬卧地上地忽墳起又大動守隨地展仄數四地定乃扶起已月餘尚不能起坐又吾邑漕艘適泊滕縣韓庄月明如晝水底大聲如雷如龍風舟大簸蕩兩岸行人仆地始知地震一路抄傳小報不止於此死者不可勝指如南陽夏鎮崩壞不止千家亦吞見江南奏報

金史蒙古在女眞北勁勇善鬬在古爲蒙兀部

衣鮫魚皮御禦弓矢然則蒙古本東人即今魚皮
韃子乃蒙古種自元受命既而走沙漠為蒙古以
別之與東人為二矣金會寧乃海古之地出虎水
源於此名金源金名為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
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
京大定凡六京金主亮詔諸路夫匠築燕京一
依汴京制度宮殿遍傅黃金間以五采金屑

飛空如落雪一般費萬億計務極華麗改燕京
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名止稱會寧
府改中京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
同如舊今之北京金初稱為南京又稱燕京後
改稱中都云
金主亮遷太祖太宗梓宮於大房山以雲峰寺
為山陵即今北直房山縣

元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龍岡營開平府在桓州東灤水北元初都開平後因金舊遼都燕

索尼最老成忠鯁　太宗不豫以　世祖托之　世祖逸遊索尼強諫　世祖或不堪其怒索尼伏地引頸稱述顧命至於涕泣　世祖往往泣下擲刀回蹕而止知尼忠直以　今上托之盖兩朝顧命之臣也　六月京師大旱　當宁露禱釋

部寺繫囚并赦流人之以版築不繼續繫者罷其工放歸里俄而大澍至六月杪入都初秋雨甚崩垣圮屋晝夜聲相聞予在查給諫邸上漏下濕無置足地僅下榻斗室苟幸無恙惴惴巖墻圮舍皆然無可趨避初八日夕初更大風怒號雨如決河庭水湧堦入室暗中僅僕韡屐盡浮良久始覺郡起夜呼畚水須臾風息雨止倖

逃崩壓

渾河水決直入正陽崇文宣武齊化諸門午門浸崩一角五城以水災壓死人數上聞北隅已報死亡一百四十餘人　上登午門觀水勢更遣章京察核災着屋倒之家户給二兩人亡者人給兩四

宣武門水深四五尺冒出橋上雷鳴峽瀉有責

蔬人亂流過門下人擔侶漂沒有乘駝行門下
駝足不勝湍激隨流入御河人浮水抱樹得免
駝死水中宣武齊化諸門流尸往往入城父老
言萬歷戊申都門亦大水未若今之尤甚諸
門既沒肩輿入朝者增人戴舁出水上乘馬
者翹足馬背靴逦不濡滿洲大人倒不得乘
輿有侍郎體肥不能翹捷乃浮大浴盆健兒

數人扶昇水中以入見者莫不大笑訛言四起查給諫肩輿甫出市人奔迸云大水入彰儀門矣合城驚擾老幼啼號給諫奔車返填街塞巷一時乃定盧溝橋長千餘尺壯麗甲南北魏忠賢縻大帑金錢百萬所營築至今利涉水發直出橋上崩其一門工部諸官估脩決口約費五六萬部臣猶以為多満官視盧溝橋估價踰萬

旨對俞允更許不數容具請㫖　渾河源出太原天池伏流至馬邑從雷山發為渾泉經太行山入宛平界至盧溝橋下東南分為二支東一支至通州高麗莊注白河南一支至霸州合易水又南至丁字沽注運河入海名盧溝河俗名渾河以濁流故也盧溝橋在都城西南三十里橋以南地勢漸下橋以北地勢漸高東岍石景

山迤東地趺土衍水勢奔洩欲左而左欲右而右易至潰決明宣德以後時決時修正統元年決狼窩口宏治二年決楊木厰正德元年又決狼窩口俱勅大臣督修渾河水患其來舊矣

康熙六年河決烟墩口總河尚書楊茂勲疏題河工成用金二十六萬有奇節省銀一萬一千有奇戶部覆奏功大費省應加太子少保奉　旨如部奏夫

二十六萬貫不為少一萬一千省不為多吏部題覆
世祖舊章宮保特恩部臣不得輕請戶部既違制
特題茂勲遂既顏濫受叨矣茂勲疏署河工諸官道
府縣正佐并将領三十餘員疏末本衙門書吏丁
士富張希顏樊國貴吳祉稱其書算精詳辦事
勤敏大功告成例得並叙方面之官與吏書並列
羞朝廷辱當世之士矣六月地震河決黃冢觜二

百餘丈大溜北徙正河淤塞七月盡漕艘六百餘
白粮艘一百九十餘未進董家口茂熙疏參淮海
道祖澤深邳宿同知馬光遠桃源知縣魏裔訥等
疎防誤漕下部議處計桃源至部陸行不過二
十日河決桃源六月中即疏參失事七月將望宮
保之加正當疏參之際縱告變之章冒濫恩之
賞謂非蒙蔽吾不信也河決果天災邪不宜誅

罪諸官河決果人咎耶有功既已獨居有罪不宜
事外是大臣有賞而無罰小臣有罰而無賞也茂
勲估修塞口約費十餘萬疏稱黄家嘴口或應
全築或應留作分黄俟水落勘定另題衝決各
口速行修築毋誤漕運夫河之通塞不特下關
民生抑且上係國脉乃茫無定見俟水落而興工
回空諸舟豈能飛渡茂勲乃誤漕之首矣倉漕

二督言路多官無有為國一言者何也

曩晤甬東范吏部潞公云西洋人湯若望言西洋舟深十三丈凡五層最下一層皆大木載土為基三四層積沙曲折為水道凡浣濯汙垢經沙曲折至下已清不可飲可以汲滌用海舟積淡水為難香山嶴海止深七丈大舟不可至浙東海尤淺西舟不能進洎也

洋人有一扇墜範銅為之長一寸有竒開之出一盤如大錢文不可辨以顯微鏡視之則渾天黄赤道星度纖毫畢具其下藏一自鳴鐘長半寸真耳孔得得得有聲如蟲啄木他人不聞也云竭平生精力止成其三

取西洋蒲桃酒相酌設一匣錦褁又一匣出玻璃瓶高可半尺大於椀取小玉杯二瑩白無瑕

工巧無匹謂吏部范公曰聞公大量可半杯若
望斟少許相對吏部以爲少若望笑曰此不可
遽飲以舌徐濡之潞公如言纔一沾舌毛骨森然
若驚非香非味沁入五臟酣暢不可言喻數試
酒盡茫茫若睡鄉生平所未經若望亦如寐
良久各醒僕從分飲半盃仆不能起若望命取
粥各舉一椀身柔緩須扶乃登車僕從皆跟

蹌敎側歸

山陰李編修平抱羸疾欲乞歸封公遺書切責之以壯年政可致君澤民何得託病如歸必杖殺之乃卒於京年三十餘無子止二女都下莫不哀之

益都孫相丁艱歸服闋趍京報部起服自昔九列京堂無起服赴補例諸老莫不笑之目為侯玦相公

順治丁酉　世祖旣誅方猶李振鄴張我樸等南榜舉人不得會試已而覆試江南舉人第一葉芳靄第二　世祖意甚悔而惜之每謂江南舉人被累之困已亥八月會試榜發　世祖顧問禮部江南覆試舉人中式幾人禮部對已中十七人又問葉芳靄中式否奏已中式矣又問

奏　名在副榜問其人安在奏回原

籍矣廷試遂拔芳靄一甲第三人辛丑 世祖
晏駕明年 姑成進士 世祖雅意憐才欲
收拔之竟以回籍不遇功名有定數不可倖也
世祖召修撰徐元文編修葉芳靄華亦祥入乾
清宮 世祖科跣单紗暑衫禪裙曳吳中草鞵
命三臣升殿賜觀殿中書數十架經史子集稗
官小說傳奇時藝無不有之中列長几商彝

周鼎哥窯宣爐印章畫册羅列畢具廡下
珠蘭建蘭茉莉百千盆清芳觸鼻璀璨耀日
賜席地坐從容問群臣賢否時政得失皆謝以
初進小臣不能備知因及書史古文又問近來名
流社會且云慎交社可謂極盛前狀元孫承恩亦
慎交中人也良久始遣出
世祖幸閣中中書盛際斯趨而過　世祖呼使

前跪熟視之取筆畫一際斯像面如錢大鬚眉畢肖以示諸臣咸歎天筆之工際斯拜伏乞以賜之笑而不許焚之 世祖御筆每圖大臣像以賜之羣服天縱之能

董吏部雲驤諸生時獨立高自許可無所降意同人咸憚之獨與查給諫王望及予善乙酉八月携絲一囊走龍山給諫家索被邀王望共卧中

夜曰世事至此吾將東渡海念平生知已惟子
走爲别從此訣矣給諫請與俱吏部曰吾父薄
田足餬口有弟克備養得以行吾志子貧如此
老母諸弟恃子而活殆不可明日渡海去遂不
復相聞壬辰給諫登第明年筮仕東莞忽夢吏
部角巾至甚歡曰契闊久幸得同歸何樂如之
給諫初不以爲異旣登舟而渡江而踰嶺而至東

莞無不夢吏部在側始異之至邑薦紳孝秀畢
謁明日　孝廉　復請見辭之復請將有言乃
見之孝廉云董紫冐每言生平交契惟明府給
諫曰先生于何識紫冐孝廉曰某同年也閩中
建號開科生以明經赴闈與紫冐皆出黃師
跨千之門給諫問今安在孝廉泫然曰今作古人
矣驚問其詳云吏部中雋即謁選爲行人考授

吏部數上書言兵事仙霞不守隆武走延平被難紫髯間關走山谷聞變哭走粵西依梧州司理

以居亦同年也紫髯日夜哭不休病卒司理署中檢其篋有六十金司理別市棺爲歛以金買大雄寺後地十畝葬之命僧以田供祭祀久無聲問可通今得見明府故人得邀惠以歸骨矣給諫云此去粵西遼遠且何人

識紫冐葬地孝廉指一童子曰此故從紫冐見其死生喪葬者詢其由曰此固生之小童吏部隻身入閩乞此奚囝以贈之紫冐沒復歸生耳童子亦泣下給諫乃遣書招吏部子至東莞是夕復夢吏部至殷勤為別明日梧州

司理忽至東莞給諫急見之所言皆與孝廉合給諫歎曰異哉紫冐數見夢於予以圖歸骨其

子方至而梧州司理不期而會何天之巧于報忠義耶司理曰粵西險阻而遼陽柩行無從惟可歸骨耳給諫出道中費為書遺梧州當事遣力同孝廉小奚并司理家人隨吏部子往梧州守令致祭賻贈發其廬焚之携骸至東莞給諫贈百金扶喪歸葬吏部之孤忠給諫之友誼冥契死生誠合天人即范張雞黍何以過之給

諫語予曰吾二人與紫冐同稱莫逆交子宜爲
文記之以不朽紫冐予荒落多遺忘須給諫
歸更詳詢以志

孝廉云紫冐初至閩取明府里中南龍詒新
二集合選爲一冊閩粤家弦戶誦明府及同里
諸公文明府未登第已誦法徧海内明府之爲
人紫冐稔言之粤人久已心傾矣閩粤人士最

喜伯旃及予文篇篇皆能上口吏部爲文極
清僻甚非吾輩之文及在閩全用二集中文體
極華贍遂獲雋吏部雖特立不倚功名之際能
貶格趨時若此給諫云紫冐極輕同社諸子所
悍服惟予云是會魁手筆而許給諫異日必
聯捷紫冐素不輕許人然得之給諫失之子
八月十九日　上幸南海子較獵學士范承謨陳

敳永從海子縱橫各四十里　上馳逐如飛顧問
陳學士安在近臣對馬劣不能及　命選天閑之
駿使學士騎之學士馳及駕　上問若識馬良否
予學士曰馬脊勁而蹄銳馳而若無動良馬也
上笑頷之又問犨騎予曰少而習之終不如旗
下諸臣之工也
上笑以為然每日合圍四五奔逐必十餘里草

深及馬腹　上不以為勞舉火讀奏章命學
士批答一更乃已
長江大河之上金龍四大王之神最為顯赫予意
以為稱金龍必神物之長水族者也及讀廟碑
乃知神為宋諸生淛東人姓謝氏兄弟四人曰
紀曰綱曰統曰緒神名緒而行四元人滅宋緒
投水而死義不臣元也明太祖起兵定金陵將

北伐神見夢於帝曰吾宋諸生謝緒也元滅我
宗國臣義不臣元死於水今報仇有日矣王師
渡河當爲先驅以助陣當必克太祖異而志之
及徐中山達統兵趨山東師渡黃河有黃龍
見河上元兵不戰而走遂下山東元順帝走
沙漠燕京既平太祖乃封緒爲金龍四大王
爲江河大神忠義之士没爲明神於茲益信

河南汝寧府雷雨一日起蛟五十餘數百里皆成巨浸

山陰胡學士爲庶常時一日諸公皆出院學士獨留　世祖微行入院中屏息立其後良久學士方習清書迴顧見　世祖驚起俯伏　世祖笑曰若誤矣學士曰小臣不得近　天顔然朝謁瞻仰久矣　問諸吉士安在若何獨留學學士奏

諸臣習清書幸已成各有事歸私寓臣鈍劣
每後於人私習以補其拙
世祖曰諸臣何事惟博弈耳今已分曹他遷飲
酒矣即日傳　旨超陞學士三級爲侍讀大被
春注
初易山陝督撫以滿官卻餽遺草火耗一時翕
然恨易滿官之晚數月陋規盡復通賄不減於

漢軍漢人矣言官逢迎者請易三省總督直隸巡撫以滿官內大臣謀畫易江南山東浙閩粵邊海諸提鎮以滿官海上諸總鎮滿漢相參類

上獨斷力持其不可乃止

滿語以子天為憨即古稱克汗憨汗音相近貝勒為王昂邦為臣哈番為官馬法為祖譯以漢音文義原無他異妲妲為芊芊姐夫為厄夫芊

草即格格厄夫即額駙今為公主駙馬詳其
義亦易曉院子為花花鰕同音今為禁衛之
稱豈取院子近身奉侍之義乎滿州稱名而
不列姓哈剌庫不稱李墨勒根鰕不稱祖從
滿洲例也今有滿洲其名又列漢姓連至四五
字兩無可取可異也又滿洲所有者乃有其稱
如珊瑚瑪瑙蘋果橄欖雞櫻等彼地所無仍

同漢語譬四方土音稱名各異齊以中原正音
始可施之文告福建徽州土音尤難辨於滿洲
不可以對公府施之章令以滿洲之稱加官號
豈非以土音施文字乎
新安查孝廉學詩坐張我樸䍥流關東論贖
在都下孝廉云關外河流胥潤地無風沙魚
蟹米鹽甚賤材木不可勝用有力者携工

健丁代木搆屋取土開窯燒磚炭種禾稻釀
酒梂菓畜鷄豚鵝鴨牛羊射雉兎麃麂經歲
飽肉不費一錢大布甚佳并裘可以禦寒長白
醫無閭諸山可遨遊以視都下薪桂米珠塵
穢撲面真不啻霄壤惟墳墓親朋不能不
繫情懷故鄉耳 查學詩順治丁酉北直中式
鐵嶺遼金為銀州石梅一枝生於絕壁枒檗勇

蓴儼然梅也亭遠伯百金買山搆樓其間曰
梅花樓一城絕勝遺址尚存髣髴可辨也
范內院文程出關葬親宿一牛彔庄范公不怡
問此有遊憩所乎牛彔云咫尺查孝廉居書
室楚楚公與二牛彔三騎至孝廉迎坐書室
公欣然曰此可下榻乎孝廉曰不鄙荒陋幸
甚鮮帶盤桓雞豚雉兎略具盤飧公飲噉

至飽曰有牙牌可消長夜乎取牌共戲〈宋〉節
為籌孝廉以圍棋子代之四人共戲公與孝廉
勝分博進牛录謝去公寢晨興語孝廉獨行
無侶能從我遊乎則借馬從之之墓所公曰
太祖定遼陽壯者酡營中殺老弱己而漸及擁
厚貲者慮有力為亂也公行一地曰昔我就僇
處也十七人皆縛就刑　太祖忽問若識字乎

以生員對　上大喜盡放十七人録用至今職我始望豈及此乎葬地迴抱山林堪輿家言此地貴不可言將相不足道也公寛厚有量開國良相也與江浙諸逸通譜稱為文正公後捐金買田吳中修文正祠堂今出撫浙蘇克撤哈最受知於九王卒傾九王以自免學士明珠最善於蘇見蘇既危遂附把兒廉公殺蘇

以自效把兔廒公遂善明珠人以為奴還之報把兔廒公既專政攬權操切益倍於蘇督撫大僚盖無不入門如市矣

蘇克撒哈以材辯受知九王見事中變盡發九王陰謀以自免　世祖大委任之四輔同受顧命蘇克撒哈才器出三人之上閑敏往往獨斷無所瞻顧見漢官傑出者傾身折節下交之既

入其門志之李札積至盈箱朝臣皆其黨矣三人咸以才識推之把克庶公鰲拜不能平卒計傾之攝政初入都圈地分八旗九王鑲白旗下多得善地攝政既殂　御前正黃旗下有言分地不如鑲白旗者把克庶公煽之蘇克撒哈鑲白旗人也聞之不敢言言者滋教蘇二輔請遣大臣覆勘正黃旗地　詔遣戶部尚書蘇納海侍

郎雷虎等同固山牛彔科道部曹多員出視地擁衆數千民間惶懼正黃旗下原得善地者悼於遷移共言勘地之擾流聞禁中　上朝　太皇太后　太后切責四輔圈地擾民事將中止明日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疏相繼上請罷圈地把免康公大驚疑蘇結黨直通宮掖力搆陷蘇以二十四大罪賜自盡誅其四子

十二孫嬰孩婦女無一免者一子婦將免身繫獄生子抱赤子斷其首於市籍貲不滿十萬其子有踰十萬者蘇妻聞難作取籍中記札焚之曰無遺禍擧朝也婦之明決有過人者四子皆為內大臣有相士見之私謂客曰蘇公諸子無一令終者蘇公禍不測矣明年而難作

御史俞鐸奏都門淫雨大水為災江淮水沒田禾　宣命就近督撫親行踏勘屏省騶從無擾吏民往見督撫徒委有司有司借勘荒科派乞　天語嚴飭奉　旨令指名奏聞鐸再疏往年見淮督委泗州知州某某勘荒因派報荒多費疏上八月初五日登朝傳旨召俞鐸面對咫尺　御座下詢甚溫鐸仍

以所奏對　上曰此康熙五年事知州久經革職何必再言當舉現在督撫受賄有司私派者陳奏鐸唯唯　上再三申問把免䕶公坐上前注目直視鐸鐸懼卒無所言　上大怒下部議處然仍傳　諭督撫就近州縣災荒屛去儀從親行踏勘星馳上聞蓋　上於督撫將大有處分欲言官糾舉鐸刼於政

府寧遂　上怒不敢忤權要吏部疏上擬降鐸二級有紀錄二次抵銷免降　上竟批革職輔臣奏若斥言官絕言者路乃如部議

朱總督疏未上先以其草示蘇納海把兒赤公聞之遂三人並賜死蘇納海繫刑部披甲二人直入立其側納海顧而笑曰我知之矣我大臣也固有體取酒酣飲呼家人布裀於

地鮮衣覆衾卧顧二卒取盡二卒取其帶曰是
未能盡我取弓弦縊之乃絕從容不少亂朱昌
祚泣下徘徊不能自引決四卒抱之就縊蘇納
海寛博有量昌祚登聯為民請命死非其罪
士類爽氣
宏文秘書國史三院滿漢大學士各一人漢學
士栢鄉曲沃髙陽三公滿相首則班布爾善次

巴泰次圖海班相乃王子覺羅公風流瀟洒有
漢官風度巴相致政内院缺一人教遏二輔欲補
以索尼第三子　上不聽國子公在奉天禮賢
下士甚得内外譽　上欲用為内院二輔力持不
可久虛此席今補以刑部尚書對哈納　天子
雖親萬機猶教遏二輔班圖二相用事學士
明珠多諾四公羽翼也明學士辨若懸河霧

通滿漢語言文字既獲　主眷復多內擢百僚奔走其門每歲將盡內而部院臺省卿寺庶僚外而督府撫鎮監司致餽其門數十日不得通假寓宅旁衚衕次第通贱始得納之報命去明學士家僮婢皆吳人彼中大吏買之進奉者服食器用儼然江南豪貴之不若

七月二十三日早朝內出　上諭五六百言大畧謂

貪官汙吏刻剝小民百端科派多加火耗賄賂公行道府庇而不舉督撫知而不奏吏治益壞盜賊益多民生益促皆由督撫納賄徇情所致許科道各官從公糾舉拏問得實督撫定行處死二輔中堂錯愕跪奏督撫大臣遽加處死嚴諭何顏多官之上尚須稍假責其後效 上怫然遽起至 御座後復命學士傅 旨連聲

云定要處死遂下飛行各督撫蓋督撫最不肖者皆數公私众也京師有謡云若要百姓安除非殺三南三南者江南河南湖南三撫也上已微聞之言官無劾奏者故上諭嚴重如此

康熙五年詰勑房中書員缺取進士及考定職銜舉人及貢監生員送部考選既集閣下禮部請三院大學士命題把兒鹿公及班相

揮之曰中書不過取書法而已何用文為適平西王黔中露布至即指之曰瞻此於卷可矣録未半把兎毫公曰足矣足矣即收卷除進士外詞臣取中三十卷點用十五名吾郡譚吉璁陸菜嚴臨凡三人中書為清華之選内陞部郎外轉猶不失郡司馬兩榜知推望若登天之難輔相大臣直以兒戲目之可歎也

近日科場富室子弟每以關節倖中如丁酉江南潰敗獨甚時主考杭州錢開宗嚴州方猷同考二十員皆知雅妙選首題則貧而無諂全章取中舉人一百二十名揭曉後關節頗多物議沸騰達於京師　皇上震怒敕部嚴加覆試以春雨詩五十韻命題黜落舉人三十餘名主考房官二十六人

刑於市有無名氏作詩八句惜後四句不全
有孔方主試含錢神題目先論富與貧金
陵自古稱金穴白下於今中白丁賴此一
番大創天下讀書士子俱踴躍稱快
魏閹原名李進忠肅寧縣無賴子也家貧
不能力食無子妻改適自刑入宮掌甲子
庫漸饒裕特光廟在春宮殊洪洎忠入

為辦膳凡財物翫好必多方營獻希寵

又陰結乳媪客氏為内援迨光廟一旦登極

遂得勢檀權及熹廟立楊漣即叅忠二十

四欵旨下司禮監查明具奏忠巧計將内

臣有與同姓名者移事欵卸其名下而身

在御前為之營救事得寢於是改名魏忠

賢性好射又善蹴蹹跑馬與熹廟所好頗

合因極寵愛外結朝士為線索遂熖蹈天
殺妃嬪絕皇嗣皆出忠手朝臣糾叅者七
十餘疏皆置不問煬竈於上羽黨於下反
稱頌忠賢功德者日累千百在外小民户設
香案供臘俾花路傍跪迎馬塵蔽天車聲
如雷天下郡邑肖像立生祠内閣諸公又欲
降九錫忠賢姪良卿封伯爵良材蔭都督

同知驕僭橫侈神人共憤梟首河間不足
蔽辜
客氏名巴巴定興縣侯二之妻生一子曰國
興萬歷三十三年入宮乳皇長孫天啟初封
奉聖夫人住咸安宮每日黎明至御前
夜分始歸與魏忠賢相表裏凡危中宮
殺裕妃絕皇嗣皆客氏謀自居皇上八母

之一襪閙艷煽道路傳布上甫出幼客先遡
上淫寵出宮入宮必傳特旨清塵除道儀
仗大約與皇后同内臣皆蟒袍玉帶步行
擺隊客氏盛服靚粧乘錦玉輦從宮婢數
百前提御爐焚沉香龍涎氤氳如霧紗角
諸燈紅蠟黃炬亮子數千黎明燿若白晝
呼殿之聲遠達數里清徹悠長擬於警

蹕從者數千皆車如流水馬若游龍客氏張青蓋羽幢儼如神僊胡然而天胡然而帝都人士見者無不咋舌到家升堂登座衆役叩頭稱千歲千千歲聲如轟雷犒賞銀錢不下千萬一日三餐上仍撤御膳賜其家中使絡繹旁午侍家中朝事無不出其手子國興封伯爵天啟七年勅歸私第

臨行赴熹廟梓宫前出一黃袱也上繡龍
紋內函胎髮指甲齔齒焚化痛哭而出奉
旨籍沒步赴浣衣局笞死焚屍揚灰子
國興伏誅弟客光遣戍
江南辛卯主考左必蕃趙晉頭場四書題
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次題博學所以
載物也三句三題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

節出榜後於貢院前貼一對左邱明雙眼無珠趙子䶮渾身是膽又題目詩能行五者是門生注云金子銀子珠子古玩紗緞賄賂功名在此行但願官囊誇博厚不須貢院誦高明登山有竹書貪蹟觀海無波洗惡名一榜難為言皂白聖門學者盡遺坑

明末燕京已屋江浙士人猶踵復社之會

時輪禾郡值會諸賢畢集作文飲酒適有
一僧從北來見此舉作詩擲之詩曰各郡名
賢請自思就中若個是男兒燕京難挽龍
髯日駕水爭持牛耳時滴盡冬青還有
淚歌殘凝碧豈無詞長陵麥飯誰爲奠
願借閑堂酒一巵
客舍偶聞終

茗齋先生生於萬歷乙卯辛於康熙癸丑享
年五十九歲先生每歲元旦雞初鳴即起盥
漱具衣冠先拜天地尚未曙一人獨坐介石居
研墨試筆作一對曰一經世授庚丁誥畢至羣
賢癸丑年初騎皆稱歎遂以癸丑　月而逝
人以為讖先生祖父兄弟俱占尚書登第尚
書有盤庚三篇高宗武丁作說命三篇又

羡門先生松桂堂中對曰尚書五十八篇代起
祖孫父子薦紳一十三世家傳忠孝文章
繩齋識

偶從同學張子畲堂處見　高伯祖羿仁公
客舍偶聞并彭氏舊聞録一册乃李通翁
太表伯手抄也末識云乾隆丁丑十一月朔借
表兄彭升卿家藏羿仁先生親筆藁底越
八日始告竣繩齋李續祖記於寶廉堂時
年六十有八因假歸舊聞録余家故有不
抄惟抄客舍偶聞余作字甚拙又得沈佩

芬兄助余實為幸甚是書乃公戊申入都
時隨所聞見而記之者也凡得數十條或
故事足以備攷稽或異聞足以新人聽五
月東裝十月旋里別有燕遊集南行集各
一卷在茗齋詩集中公與 高祖少宰公
為從兄弟風雅文章實為競爽公所著
有茗齋詩集文集流覽志及雜著若干

卷中惟流寇志已上史館餘皆散失輾轉於他氏矣昔少宰公生平著作幸曾祖別駕公作宰三晉時積俸刊有松桂堂集行世乃公則付梓者惟百花詩一卷不肖如晫欲一覩先人之手澤不啻欲聞廣樂於鈞天也是可慨已去秋余從某氏家見有茗齋詩集一部字甚劣問之乃其祖所抄也假之再三

今春始予一本不三四日索去余強留之不
得也為之惆悵者月餘幾至臥疾至今猶
耿耿也然其家本以廢箸為業今始稍
稍讀書亦唯習帖括而已他書未嘗點目
甚不觧其如此是卷雖非公手蹟而以俞
前得之之難如此抄讀一過悽惋可勝言耶
因識於後以見祖宗之遺澤為子孫者當

愛之惜之不得視為泛常而遹翁之老而
篤志前人之著作得藉以傳是可敬已
乾隆癸巳七日元姪孫暭拜識

茗齋先生為余友嵎賓之族祖先生博學好古著
述等身此特其吉光片羽耳余與嵎賓每相過從
尚論古今輒多異說叩之則自先生所著容台偶
聞也嵎賓好學不倦見異書必手抄余篋中藏
有劉京叔歸潛志十四卷是本係先太史手抄楷
法精妍觸手如新嵎賓數從余假抄余諾而未
與及余欲借容台偶聞一冊嵎賓亦幾視為中郎

帳中之秘今年春始慨然出示余携歸燈下讀
之所載朝廷故實俱出當時目擊非同父老傳
聞喜不自勝奈俗冗作輟經月餘始抄畢余
即假以歸潛志蓋余兩人嗜書之癖非相靳實
相愛況余因先人手澤恐為寒具所污非好友
實不敢輕出異書渾似借荆州相須真堪一笑也
因書其顛末如此　乙巳穀雨後學董彬跋并書

民國十三年四月得於杭州抱經堂計值銀幣六圓
付工重裝越月始畢　端陽節後一日　張元濟識